

劍龍盤紅

蒋志杰 著



(冀)新登字 003 号

血染盘龙剑(上、下册)

蒋志杰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21.625印张 465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 10.00 元

ISBN 7-80505-501-7/I·464

目 录

- 第 一 回 后金兵西进犯边境.....(1)
王化贞失陷广宁城
- 第 二 回 熊廷弼蒙冤入牢监.....(11)
袁崇焕受命挽狂澜
- 第 三 回 两良将狱中议良策.....(24)
众奸佞魏府定奸谋
- 第 四 回 京郊外信王赠宝剑.....(38)
袁金事单骑赴边关
- 第 五 回 广宁府何可纲行刺.....(54)
清安寺老方丈喋血
- 第 六 回 马游击宁远逞淫威.....(69)
金通判寅夜说实情
- 第 七 回 姜女庙李芳救雪莹.....(85)
宁前道首山抚百姓
- 第 八 回 觉华岛祖大寿归顺.....(107)
九龙山袁兆蕙搬兵
- 第 九 回 天桥村周玉投军旅.....(123)
笔架山袁军救难民
- 第 十 回 宁远军民收拾金瓯.....(142)
魑魅魍魉暗中掣肘
- 第 十 一 回 张老铁奉命铸火炮.....(160)
袁崇焕挥泪惩兆民

第十二回	焚木料红衣人被缚 追逃敌勇周玉受伤	(172)
第十三回	大政殿雪屏进忠谏 王府内爱女遭父责	(193)
第十四回	送鸡汤兆蕙意绵绵 猎熊黑雪莹结姻缘	(204)
第十五回	努尔哈赤领兵亲征 宁远军民众志成城	(220)
第十六回	八旗兵奋勇攻宁远 袁家军浴血守城垣	(238)
第十七回	杀人灭口“神鹰”行刺 雪屏救父始明身世	(256)
第十八回	周玉兆蕙同赴盛京 并肩携手共闯汗宫	(271)
第十九回	援鸡堡老汗王归天 大政殿皇太极即位	(288)
第二十回	信使往来明金议和 缓兵之计运筹帷幄	(308)
第二十一回	魏忠贤客氏设毒计 贬冷宫裕妃蒙冤屈	(325)
第二十二回	赵率教锦州抗金兵 皇太极再败宁远城	(341)
第二十三回	魏忠贤弄权害忠良 袁巡抚洒泪归故乡	(368)
第二十四回	袁崇焕祭奠熊廷弼 三姑娘仗剑刃凶徒	(389)
第二十五回	闲云野鹤仍忧国事 躬耕田垄壮心难已	(405)
第二十六回	继兄位朱由俭登极 遭弹劾魏忠贤自缢	(421)

第二十七回	为国尽忠二度出山 塞外督师再赴宁远	(436)
第二十八回	鼓动兵变“神鹰”现形 天缘巧合兄妹团圆	(453)
第二十九回	踞皮岛毛文龙谋叛 施巧计袁督师除奸	(477)
第三十回	犯龙颜督师索内帑 拨库银崇祯存芥蒂	(500)
第三十一回	皇太极优礼抚汉民 孔有德率部降后金	(517)
第三十二回	声东击西攻伐林丹 避实就虚绕道入关	(532)
第三十三回	庆合番袁府开喜筵 花烛日京畿警报传	(548)
第三十四回	三屯营赵率教捐躯 广渠门袁崇焕破敌	(568)
第三十五回	金汗定计巧设反间 雪莹死难动地感天	(585)
第三十六回	崇祯帝误中反间计 袁督师蒙冤入天牢	(601)
第三十七回	两兄妹报仇闯金营 袁家军怀恨弃京城	(619)
第三十八回	救国难袁崇焕写信 解重围祖大寿回师	(639)
第三十九回	权奸进谗忌贤妒能 皇帝多疑自毁干城	(658)
第四十回	血染宝剑奇冤千古 耿耿丹心光照日月	(673)

第 一 回

后金兵西进犯边境 王化贞失陷广宁城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话着实不假。

大明天启二年正月十五夜里，就整整下了一宿大雪。风卷着雪，雪随着风，狂吼着落在地上。拂晓时分，积雪盖严了大地，填平了沟谷，也积满了蜿蜒南去的西辽河。要不是那座宽阔、坚固的石桥依然耸立在河面上，人们几乎分不清哪儿是河床，哪儿是平地了。

河西的大地上，排满了数不清的帐篷。帐篷里住着守河的明军士兵。此时雪虽然停了，北风却依旧刮着，天气冷得出奇。所以，明军士兵都蜷缩在帐篷里打盹，谁也懒得到帐篷外面去受那风吹雪冻。只有拴在帐篷外面的那一匹匹战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个个睁大着惊恐的双眼，后蹄不安地刨着冻得石头般坚硬的地面，发出一阵阵嗒嗒的响声。

“哪……”突然，一阵急促的画角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紧接着，急剧的马蹄声和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仿佛山崩海啸般传来。东边地平线上卷起了冲天的雪尘，一眼望不到边的后金骑兵铺天盖地、潮水一般向河西冲杀过来。一个彪悍的后

金章京，骑着雪青色的高大的蒙古马，手擎一杆飞龙旗当先驰来。后边黄罗伞下，威风凛凛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端坐在枣红马上，满脸是威严和刚毅的神情。他的身后，簇拥着他的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再后边，则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八旗士兵。

喊杀声和马蹄声把守河的明军惊醒。他们揉着惺松的睡眼，操起兵器，乱哄哄地拥出帐篷，仓皇迎战。

在河边的开阔地上，刚刚集结起来的明军与后金大队骑兵相遇，立刻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拼杀。

后金四贝勒皇太极从小在其父努尔哈赤的培养和训练下，精于厮杀和骑射。加上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因而，作战时非常勇猛，很少遇到对手。此时，他催开坐下白马，手舞长剑，径直向领头的明军将领杀去。那明将武功远非皇太极可比，又加上心慌力怯，两人斗不到十合，皇太极一声大喝，挥手一剑，便将明将砍下马去。

在皇太极与这个明军将领厮杀的同时，后金三贝勒莽古尔泰与另一个明将也正杀得难分难解。莽古尔泰年交四十，身材魁梧，勇猛过人。他手使两把各重百斤的大铁锤，本来就杀得那员明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此时，他见皇太极这边得手，勇气更增。只见他左手虚晃一锤，卖个破绽。待那明将一枪刺来，他猛一侧身，让过这一枪，口中大喝一声：“下去！”右手抡锤用力向明将打去。这一锤用上了十分力气，只打得那员明将“哇”地喷出一口鲜血，“扑通”栽下马去。

明军本来就是仓促应战，士气不高。现在见领头的将领已死，阵容立刻大乱。士兵们有的扔下兵器跪地求饶，有的

则调转马头，拼命向后逃去，只恨爹娘少生了一双翅膀。

这一仗，只杀得明军尸横遍野，热血把地上的积雪都融化了。

皇太极插剑入鞘，将白马兜到努尔哈赤的黄罗伞下，大声道：“阿玛，敌兵逃跑了！”

努尔哈赤向远处逃走的明军望了望，摇摇头道：“这帮兔崽子，真不经打。哈哈……”

“就是，老子还没过瘾呢！”

“全是熊包、软蛋！”

“哈哈……”

围在努尔哈赤身边的贝勒大臣们，全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笑了好久，努尔哈赤止住笑声，把目光投向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唤道：“代善，皇太极。”

代善和皇太极齐声答应：“儿臣在。”

努尔哈赤威严地命令道：“命你二人率两旗人马攻打义州，不得有误。”

皇太极、代善齐声回答：“喳！”

努尔哈赤又唤道：“阿敏，莽古尔泰。”

阿敏、莽古尔泰二人齐声回答：“臣在。”

努尔哈赤高声吩咐：“命你二人率领六旗大军，立即向广宁城进发！”

阿敏、莽古尔泰响亮地回答：“喳！”

努尔哈赤右手猛然向前一挥，后金大队人马立刻向明朝关外重镇广宁驰去，其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当。

明朝镇守广宁的守将是辽东巡抚王化贞。他个头很矮，身躯却胖得出奇，站在那儿，活象一个头号大水缸。他虽是进士出身，胸中文墨却并不多。对于用兵打仗，则更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这么块材料，怎么能当上辽东巡抚呢？就因为他巴结上了朝中的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在熹宗皇帝面前是说不二一的。

前不久，熹宗皇帝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让他和王化贞共同守卫辽东。熊廷弼出关来到广宁，与王化贞一块商量战守事宜。针对后金兵精于野战的特点，熊廷弼力主集中兵力固守广宁，而王化贞却坚持分兵防河，待机东进。双方争执不下。熊廷弼站起身来，几乎是喊着说：“守住广宁，关外自可无虑。如若分兵防河，势单力弱，必然被敌兵各个击破。到了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王化贞不紧不慢地说：“熊大人不要危言耸听啊，后金兵就那么厉害？”

熊廷弼见说服不了王化贞，气得拂袖而去，带领自己的部下，回山海关去了。

如今，果然被熊廷弼言中了。探马接连来报，西兴堡、西平堡、镇武堡均被后金兵攻破，后金大队人马正向广宁城杀来。听到这一连串的消息，王化贞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巡抚衙门里团团乱转。

这时，游击马世雄推门走了进来。他快步走到王化贞身边，急促地说：“大人，刚才接到战报，大凌河城又失守了。”

“啊？”王化贞惊得目瞪口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马世雄往前凑了一步，对着王化贞的耳朵小声说：“大人，形势紧迫，您可要早做决断啊！”

王化贞木然地问：“如何决断？”

马世雄向门外望了望，回过头来一字一句地说：“撤回山海关。”

“撤兵？”王化贞腾地站起身来，把头摇得象货郎鼓一般：“不，不能撤。马将军，速去传我命令：全军将士，不可后退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这……”马世雄疑惑地望着王化贞。

王化贞紧绷着脸说：“快去守城，违令者斩！”

“是。”马世雄答应一声，转身向外走去。

这马世雄今年25岁，自幼不喜欢读书，专爱和一帮市井无赖在一起鬼混。他仗着学了几手拳脚，整日不是打架就是嫖女人，给家里惹了不少祸。他母亲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在山海关做经略的舅父高晋身边，靠着舅父的势力，他竟然混了个游击的职务。可是要论起领兵打仗来，他的本事实是稀松平常了。如今见后金大兵压境，两军对阵之时，难免要真刀真枪地厮杀，弄不好，颈上这颗吃饭的家伙就得搬家。一想到这些，马世雄便禁不住心惊肉跳起来。他本想劝王化贞撤兵，谁知王化贞却执意不听。马世雄一时间倒没了主意。

离开巡抚衙门之后，马世雄没有去军营传送王化贞的命令，径直向常家胡同自己的下处走去。

明朝军中有个规矩，将士们戍边作战不准携带女眷，这倒正合马世雄的心意。他已有了妻室，是他舅父高晋的独养女儿高秀英。那女人生就一张刀条脸，又黄又瘦，生得三分象人，七分倒象鬼。别看她长得不怎样，由于自小娇生惯养，脾气却大得出奇。慑于舅父的权势，马世雄在高秀英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可来到关外，离开舅父和妻子，那就随

便多了。马世雄一到广宁，就花钱把天香院的妓女王月娥接了出来，在常家胡同租了两间房子，明里暗里做起夫妻来。

来到自家门前，马世雄推门进屋，王月娥正坐在梳妆台前描眉打鬓呢。马世雄从后边搂住王月娥，又是亲，又是啃，好一阵亲热。

过了一阵子，马世雄才想起正事，松开王月娥，说：“快收拾东西，跟我出城。”

“干什么？”王月娥诧异地问。

马世雄拉开柜门，边收拾包袱边说：“金兵就要进城了，再不走就完了。”

王月娥愣了一瞬，说：“不，我不走，也不让你走。”

“什么？你？！”这回轮到马世雄吃惊了，他仿佛不认识般地盯着王月娥。

王月娥理了理散落在鬓边的头发，走到马世雄身边，说：“官人，你不能走啊，难道眼看着全城的百姓遭受金兵的杀戮？难道将好端端的广宁城，白白送给金人不成吗？”

马世雄粗暴地一抬手，将王月娥搭在他肩头的胳膊推开，说：“辫子兵勇不可当，广宁城根本守不住，我不能白白留在这儿等死。”

说完，马世雄溜了一眼王月娥，见她定定地立在那里，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便想了想说：“好吧，你不走，我自己走！”

见王月娥依旧站着不动，马世雄索性不理睬她了，连忙往包袱里塞值钱的东西。

王月娥本是城边一户穷人家的孩子，为替父还债，才落入娼门。马世雄拿出一大笔银子，赎她从良，她对马世雄是

感激的。虽说对马世雄的人品并不中意，却也甘心服侍他。今天她才知马世雄竟是个贪生怕死的无义之辈，不由得心冷了，冷得象怀里揣了块冰。她由伤心到寒心，又由寒心到气愤，终于咬牙迸出这样几个字：“姓马的，你敢临阵脱逃，我就到巡抚衙门去告发你！”

这话吓得马世雄一激灵，他呆了好一阵子，突然转身一把扭住王月娥，抓住一块破布，塞在王月娥嘴里，又取过一条绳子，将王月娥绑在屋中间的柱子上。马世雄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狠狠地骂道：“臭婊子，让你告我，我先饿死你！”

说完，马世雄看了一眼正狠狠地瞪着他的王月娥，抓起包袱，锁上房门，扬长而去。

正月二十八那天，后金兵围攻广宁城已经三天了。

三天来，在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的指挥下，后金兵连续发动了十几次进攻，但都被广宁城副将何可纲指挥守城明军击退了。

城墙下，到处都堆满了滚木、礮石、破碎的战车和后金兵的尸体。战斗相当激烈而残酷。

后金汗努尔哈赤见一连打了三天，广宁城也没攻下来，反倒伤亡了不少八旗兵丁，不禁十分恼怒。第四天上午，努尔哈赤率领众贝勒大臣和范文程等投降汉官一起来到广宁城下，亲自指挥攻城。

布置完毕，努尔哈赤走到击鼓士卒身边，从士卒手中接过鼓锤，亲自擂起鼓来。那“咚咚”的鼓声象滚滚惊雷，震人心魄，激人奋进。

三贝勒莽古尔泰见努尔哈赤亲自击鼓督阵，不禁豪气大发。他左手持盾，右手挥动铁锤，冒着如雨的箭矢，冲到东门吊桥旁，指挥手下士卒爬过护城河。他们冲到城门洞前，用一根粗大的木头，喊着号子，“嗨哟”，“嗨哟”，猛力向城门撞击。一下、两下……终于，“轰隆”一声，坚固的城门被撞开了。后金兵发一声喊，奋勇向城内冲去。

虽说后金兵整日在攻城，可广宁巡抚王化贞却从未在城墙上露过面。他终日躲在巡抚衙门的后堂里喝闷酒，借酒浇愁。

这天上午，他仍旧一个人在后堂喝酒，一个亲随将领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大人，不好了，后金兵攻进城了！”

“啊？！完了，完了……”王化贞听见后金兵进城的消息之后，口里“喃喃”地叨咕着，象一根木头般地僵在了那里。

那个亲随二话不说，扶起王化贞便走。

王化贞木然地迈着两只脚，茫然地问：“上哪儿去？”

亲随又急又气地说：“上哪儿？逃命呗。趁着西门还没被围，赶紧出城。”

就在王化贞向西门逃跑的时候，副将何可纲还在指挥明军，在南门上死战。

攻打广宁南门的，是后金二贝勒阿敏率领的一旗人马。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儿，性情暴躁，作战非常勇猛。他见南门久攻不下，一着急，三把两把脱下身上的盔甲，只穿一身轻便的夹衣，亲自领着一队云梯手向城上攻去。

面对强敌，久经战阵的何可纲毫不惊慌，他轻声吩咐守

城士卒拈弓搭箭，做好准备。等到阿敏领着后金兵扛着云梯到了城下时，何可纲突然一声大喝：“弟兄们，放箭！”

“嗖嗖嗖……”随着何可纲的话音，城上顿时箭如雨下，后金兵立刻倒下一片。

“啊——”突然，阿敏身上连中两箭，有一箭射在大腿上，他再也站立不住，踉跄着向后倒下。没被射中的后金兵，急忙抬起阿敏，连滚带爬地向后逃去。

后金兵又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见敌人退出约有两箭之地，何可纲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可是，就在这当儿，何可纲手下的一名都司匆匆从马道上赶来，神色紧张地说：“何将军，不好了，东门已被敌兵攻破。”

“啊？”何可纲刚放下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急切地问道：“巡抚大人呢？他为何不组织人马反攻？”

那都司气愤地骂道：“反攻？他娘的王化贞早已从西门逃走了！”

“他……”何可纲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周围的士兵们睁大眼睛望着何可纲，空气仿佛凝固了。

许久，何可纲抬起头，目光扫视着身边的士兵们，一字一句地说：“弟兄们，现在东门已被攻破，巡抚王化贞临阵逃脱，形势十分险峻，我们怎么办？”

士兵们互相望了望，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愿听何将军吩咐！”

“好！”何可纲对报信的都司说，“你赶快骑快马出西门去

山海关，向熊廷弼将军报信。”

都司答应一声：“是。”快步向城下走去。

何可纲转身对士兵们说：“我何可纲决心血战到底，决不投降！”

众士兵齐声高呼：“血战到底，决不投降！”

这雄壮的誓言在城墙上，在万里云空中久久地回荡。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殊死搏斗……

第 二 回

熊廷弼蒙冤入牢监 袁崇焕受命挽狂澜

早在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元世祖忽必烈命太保刘秉忠在金中都城的东北构筑都城，命名为大都。1638年，明朝的军队占领了元大都，元朝灭亡。大都从此改称北平。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京都，命皇四子燕王朱棣镇守北平。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燕王朱棣举兵打到南京，把朱允炆赶下台，取得了皇位，史称永乐皇帝。永乐元年正月，朱棣把北平改称为北京。永乐四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后曾一度停止。直到永乐十八年，规模宏大的北京紫禁城宫殿才基本建成。第二年即正式迁都北京。到了天启年间熹宗朱由校时，已是大明朝的第十六代皇帝了。

这天早晨，太阳已经升起老高，金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皇极殿内。屹立在殿内的宝像和仙鹤发出耀眼的光芒，更显得金碧辉煌。

盘龙香亭中点燃了檀香，缕缕青烟从镂空的亭身中飘出，如云似雾。丹墀上按等级排满了文武百官，看样子他们已来了许久。此刻，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悄悄议论着什么。